

浮阳在上，阴寒在下，须热药冷服而始受者。又有浮热上冲，必先投连萸逆折其气，始能受热药者。要其为里寒则一，是在临证时明辨之耳。

【按】清末王士雄主张把霍乱分成热证和寒证两大类，根据其临床经验，认为热证多而寒证少，热证为常而寒证为变。曹颖甫主张霍乱从寒治，反对从热治，认为主张用苦寒之品治疗的“霍乱新论”是错的。认为五六七月虽天时甚热，但阴气已逐渐产生。如果过食生冷，贪凉受寒，吐利交作，中气已败，再用连芩苦寒，更伤阳气。四逆理中，药剂太轻，尚恐不及。丁甘仁每论及此，为之痛恨。查《丁甘仁医案》，霍乱门确实多用四逆理中。

章次公说：“曩年负笈中医专校，恒见孟河黄体仁先生，于夏日以通脉四逆汤加吴萸、黄连，疗吐泻交肢冷脉伏之霍乱，时机未失者，多具奇效。以是称黄师为黄一帖，以其能于死生顷刻之间，一药而愈也。后拙巢夫子应诊同仁辅元堂，予侍诊三月，见以整个四逆汤，治愈垂毙霍乱证可五六人，但药量视黄先生重且数倍，生附子常七八钱至两许，炮姜亦五六钱，炙甘草最轻为四钱，药店伙计往往不敢配发，且称拙巢夫子为野郎中，然而南市居民，服野郎中之方而庆更生者，至今犹称道不止焉。丙寅夏霍乱盛行，吾家太炎先生于报端发表霍乱治法，亦以四逆为主，且言生附子有强心作用，予昔日视四逆汤为霍乱杀菌剂者，今乃知其不然，从附子强心上，更悟及古人谓回阳之说，为恢复体温，盖体温之升降，与血液之流行，关系至密。服附子后，心脏不致衰竭，血液循环得以如常，肢厥肤冷者，亦因之而除矣。当今之世，薛叶学说盛行，胆小如鼠（自诩能得仲景遗意，于苏医曾加掊击之某新中医家犹如此）。用药又拘泥时令，于夏日炎蒸之际，几无人敢用生附子疗治霍乱，必待周身之水分排泄殆尽，然后求于西医之盐水针，且称西医之所长，即在救急，以文其过，仲景之学，日就凌替，可胜慨哉！

真性霍乱之证象，厥为吐利交作，肢冷脉伏，目眶下陷，腹不痛，而尤以排泄浑如米泔者为铁证。至若胸闷腹痛，吐泻交作，则